

新聞作為一種對話 ——台灣發展非營利性「協作新聞」之經驗與挑戰^{*}

胡元輝^{**}

投稿日期：100 年 11 月 1 日；通過日期：101 年 2 月 15 日。

^{*} 本論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數位時代「協作新聞」的發展與挑戰——台灣經驗的對照性研究》（NSC 99-2410-H-194-006-）研究成果之一，曾於 2012 年 1 月 6 日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社會》五周年國際學術會議」，作者感謝評論人、匿名評審與本刊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 作者胡元輝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telyhhu@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經由全球（特別是美國）協作新聞發展的軌跡與案例顯示，新聞專業／職工作者與業餘公民間的合作，正由機械式邁向有機式的協作。協作新聞的若干創新實踐不僅取得可觀成果，而且使「新聞作為一種對話」（news as a conversation）得到深度闡釋與驗證。台灣協作新聞的發展雖然同樣顯得活力旺盛，不過對照之下，似乎突破有餘、成果有限。儘管如此，參與者仍多認為協作新聞具有高度發展潛力與價值，將有助於台灣新聞生態的改善與專業主義的重構。

關鍵詞：公民新聞、協作新聞、專業者、專業新聞、業餘者

“I ha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is mutual”

—Alan Rusbridger, editor of *Guardian* newspaper and Web site¹

壹、前言

近十年來，公民新聞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日益擴增，但究竟是好的影響多，還是壞的影響大，則各見主張。持正面意見者強調，公民參與新聞產製不僅彌補現有媒體的諸多缺弊，更可提昇公民意識，進而充實民主品質的內涵；反對者則指出，公民未受專業訓練，不但其所產製的新聞品質堪慮，甚者更淪為謠言製造場。

公民新聞界對於公民新聞的負面質疑存在不同看法，部分人主張公民新聞本來就不是既有新聞格式的附庸，公民傳播其所見所聞，表達其所知所感，有其獨立的形式與意義，根本不須服膺傳統媒體所謂的「專業」準則。不過，許多公民新聞的推動者仍認為，公民新聞雖為新型態、新概念的新聞，但終究是公民間傳遞思維的工具，也是促進民主溝通的有力介質，因此也就有其應注重或遵行的傳播理則，它可以不同於現有的新聞規範，卻不能沒有規範。推動公民新聞不遺餘力的 Dan Gillmor（2004, p. 238）即承認：「這種新興媒體的確造成，或至少是惡化了可信度與公正上的難題，而這些問題得花上數十年來解決」。

事實上，來自群眾力量的相互檢驗，一直是公民新聞汰劣除污的最佳「自律」方式。一旦公民新聞出現「不良品」，很快的就會出現相對的「更正新聞」，供社會比較與查核²。不過，為了消弭外界對公民新聞的質疑，公民新聞的實踐者與支持者仍從多個方面著手，以期提升社會的認同。這些做法包括制訂公民新聞規範、建立公民記者組織、推動經驗交流與自我訓練等等。

但是，有沒有更佳的機制，一則可以消極降低劣質公民新聞的出現機會，二則更可積極開發公民參與的能量？在有心人士的理念倡議與具體實驗下，專業／職³新聞工作者與業餘新聞產製者之間的攜手合作，已成為最新發展、亦最受矚目的新聞運作模式。許多名詞被用來描述此種新模式，包括「專業／業餘」協作新聞（pro-am journalism, pro/am mix journalism）、網絡式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協作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或是傳佈式報導（distributed reporting）、開放資料式報導（open source reporting）等等，儘管側重點不盡相同，甚至定義上亦顯得模糊分歧，但均指向公民新聞與專業新聞間不必然是互斥、而可能是互補的新路向。

在美國以及一些公民新聞比較興盛的國家，此種協作新聞的模式正日益受到學界與積極公民的重視，並已透過具體實踐，展現若干顯著成果。頗具意義的是，在公民新聞仍屬方興未艾階段的台灣，亦出現此種專業與業餘攜手合作的嘗試，其間軌跡實有追蹤觀察的價值。特別是台灣的新聞生態呈現嚴重商品化與市場化的弊象，此種專業與業餘間的協作模式有無可能成為新聞改革的助力，實值得關注。

本研究即是針對此一新興的新聞協作模式進行探索，主要研究問題包括：

- （一）專業與業餘者之間有那些協作的可能？實務上的發展又是如何？
- （二）協作新聞作業模式的意義與挑戰為何？它可以為當今的新聞業找到新出路嗎？
- （三）已經在台灣萌芽的非營利性質的協作新聞，與美國乃至其他國家的類似發展有何異同？
- （四）台灣協作新聞的發展經驗，可以為面臨困境的台灣新聞業尋得若干啟示嗎？

貳、協作新聞的發展與意義

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係世紀之交，乃至近幾年方蓬勃發展的新事物，而且還是一個多元嘗試、形貌未定的新現象（Lasica, 2003, August 7; Outing, 2005, June 15; Schaffer, 2007, 2009; Allan & Thorsen, 2009; Pew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08, 2009）。因此，相關的研究與探討雖日益增多，但真正成熟的理論或普遍接受的原則並不多見，甚至還呈現紛歧的論點與迥異的看法。此一現象由相關名詞的紛雜及其定義的混亂即可一窺端倪。

一、協作新聞的界定

公民新聞的用語在英語世界未見統一，大抵而言，自 1990 年代起，強調報業與廣電新聞應傾聽公民心聲，回歸社區需求的公民新聞，主要用語包括 public journalism, civic journalism 等，而本世紀初所逐步開展出來的公民自力產製、自行發聲的公民新聞，則主要被以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citizen journalism, grassroots journalism 等名詞加以稱呼。雖然頗多學者或推動者如紐約大學教授 Jay Rosen、J-Lab 研究中心主任 Jan Schaffer⁴ 等，均認為兩者精神一貫，脈絡相通，但畢竟指涉有異，前後有別⁵（Rosenberry & St. John, 2010）。

本研究係以新階段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為標的，特別是針對專業與業餘協作的新聞模式進行探討。其所發展出來的相關名詞亦甚龐雜，包括（Beckett, 2008, 2008, June 10; Briggs, 2009, February 10, 2010; Cohn, 2009, April 8; Howe, 2009; Jarvis, 2006, July 5, 2007, October

22; Rosen, 2006, September 20) :

—「專業／業餘」協作新聞／報導 (**pro-am journalism, pro-am reporting**) : 多半指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在同一媒體合作呈現新聞的作業形式，惟其形式可能有多種，從最單純的各有獨立呈現的區位，到混合呈現報導成果；從各自獨立進行採訪作業，到攜手協作完成新聞內容；從專業編輯審核公民記者的稿件，到完全不修改公民寫手的作品皆被含括在內。不過，此一名詞在運用上，已逐漸指涉專業與業餘間比較深層的協作。

—**網絡新聞／報導 (networked journalism, networked reporting)** : 此名詞主要在於強調透過群體的參與，亦即群眾智慧的連結，可以讓新聞報導的內容更為豐富、更具品質，惟其操作常仰賴專業工作者鋪設成熟的平台，或居間為之導引，他可以是過濾者 (**filter**)、連結者 (**connector**)、促進者 (**facilitator**) 與編輯者 (**editor**) (Beckett, 2007, October 18)。故網絡式新聞的推動者強調，「新聞是一種協作事業，是一個網絡」(Jarvis, 2006, July 5)。

—**協作新聞／報導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collaborative reporting)** : 顧名思義，協作新聞就是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協同進行新聞作業的泛稱，因此必須有協作的內涵方足以稱之。不過，也有人在運用時僅著重協作的概念，並未特別聚焦於專業與業餘間的合作。此名詞在公民新聞界雖不如前兩者擁有相對特定的指涉，但正因為其在現階段具有相對的包容性，亦比較聚焦於專業與業餘的協作特質，故為本研究所主要採用。

—**開放資料式新聞／報導 (open source journalism, open source reporting)** : 專業工作者將他欲進行或進行中的新聞題材開放給社會知曉，並尋求來自大眾的意見或參與。社會大眾的參與可以有多種形式，

從最簡單的資訊與意見提供，改寫專業工作者的公開草稿，到獨立完成新聞作品，均被包含在開放的精神之下。而資料的透明則是此一新聞模式的重點所在。

——**群體探索式新聞／報導 (crowdsourcing／crowdsourced journalism, crowdsourcing／crowdsourced reporting)**：此名詞強調廣大群眾可以在特定的新聞主題上，發揮各自的專業經驗或知識，蒐集材料、提供意見或相互查核、驗證，使新聞報導成為凝聚眾人智慧與力量的過程。

——**傳佈式新聞／報導 (distributed journalism, distributed reporting)**：此名詞側重在透過妥善的線上流程管理，讓公民可以有效率並愉快的將自己貢獻到新聞產製與傳佈的過程中。

以上名詞常被混用，彼此定義互有重疊，甚至相互矛盾，顯示公民新聞乃發展中的研究與實踐領域。本研究以協作新聞指涉專業／職新聞工作者與業餘公民在新聞產製流程中的共同參與，乃至協力合作。

二、協作新聞的意義：新聞作為一種對話

美國公民新聞網站《Bluffton Today》所屬摩里斯出版集團 (Morris Publishing Group) 的產品策略經理 Ken Rickard (2005, May 4) 曾表示：「《Bluffton Today》的目標至為簡單：就是變成 Bluffton 日常對話的一部分。」《達拉斯晨報》(Dallas Morning News) 總編輯 Oscar Martinez 亦指出，該報所建置的公民新聞網站《Neighborsgo》，「既協助達拉斯晨報強化社區連結，亦增強了新聞作為一種對話 (journalism as a conversation) 的概念。」(Briggs, 2010, p. 69) 上述將新聞視為對話的說法當然不是憑空而至，公民新聞興起之後，關心此一發展趨勢的研究者即陸續倡議，公民新聞已經改變新聞的傳統屬性，新

聞不再是一種演講（lecture），而是對話（conversation）⁶；新聞亦不再能從產品（product）的角度來認定，而是一個過程（process）。

（Bowman & Willis, 2003; Gillmor, 2004; Rosen, 2004, December 29）

「新聞作為一種對話」（news as a conversation）的意涵涉及多個層面。就新聞產製的流程而言，在公民積極參與新聞產製，新聞生產者與使用者／消費者的分別益趨模糊的今天，任何一則新聞都只能視為公民對話的過程，它同時是產品與材料，沒有所謂最終產品，亦無單純的材料可言，因此，就某個意義而言，新聞產製沒有完成式，而是持續發展的進行式。將專業與業餘協作的網絡式新聞，視為新聞業未來關鍵所在的倫敦傳播學院 Polis 中心主任 Charlie Beckett（2008, June 10）即指出：「網絡式新聞是指一種過程（process），而非指涉一種產品（product）。記者仍舊在報導、編輯、統整新聞，但會成為持續分享的過程。」

再就新聞產製的權力關係來看，新聞屬性從「演講」轉變為「對話」的過程，亦代表著擁有更多工具、選擇與媒體能力的閱聽眾，已經與傳統掌控新聞產製流程的專業／職工作者開始分享權力，甚至分庭抗禮。Bowman & Willis（2003）便強調，對話反轉了新聞的傳統角色，創造出一種動態的、平等的、妥協的（give-and-take）倫理。過去的新聞運作方式是由上至下（Top-down news），參與式的新聞則是由下至上（Bottom-up news），其差別就在有無新聞組織的過濾。

新聞產製型態的轉變使原有新聞流程中的角色亦出現解構，首先是專業／職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在新的媒體生態下，將愈來愈像是一個主持人（moderator）、協調者（mediator）、策展人（curator）、推動者（enabler）、組織者（organizer）或望門者（gatewatcher），而不再是扮演教師（teacher）、演講者（lecturer）或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

色。而相對的，「過去被認知為閱聽眾的人士」⁷（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現在則被稱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或生產性使用者（produser），傳統新聞組織的「守門」（gatekeeping）角色，則已轉變為「望門」功能⁸（gatewatching）（Bowman & Willis, 2003; Bruns, 2005; Beckett, 2008）。

就新聞與民主的關係而言，「新聞作為一種對話」，尤有其更為積極的意涵。新聞既然是公民對話的中介或工具，透過公民新聞或參與式新聞所不斷進行的對話，將可以成為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不斷成長的有力憑藉。易言之，媒體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media）的結果，極其有助於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Rosen（2004, December 29）因此強調：「『對話』不只是關乎把事情做對，而且是要讓事情更為民主（more democratic）。」以網絡式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描述此一新聞變革的 Beckett（2008, p. 84）亦強調：「網絡式新聞本質上就更為民主」，它提供了更為真實的政治對話的可能，也成為改善代議民主的有力工具。網絡式新聞讓新聞媒體有機會增進其社會角色（social role），有機會存續好的新聞（good journalism），進而成為一股追求美好的更大力量（a greater force for good）。

新聞的對話可以存在於傳統的閱聽眾（業餘者）或專業者內部，更可以存在於專業者與業餘者之間。Deuze、Bruns 與 Neuberger（2007）將從上至下（Top-down）與由下至上（Bottom-up）兩種新聞模式的中間地帶，稱為第三空間（third space），而在其間營運者則是以匯流文化為基礎（convergence culture-based）的參與式新聞網站。他們的研究認為，此種專業與業餘混合與匯流的新聞工作，「已經在全球熱烈進行中（in full swing）」。而且參與式新聞所可能出現的潛在問題，例如提供有品質內容與鼓勵公眾連結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或是新聞機構合理

商業目標與新聞工作者（無論受雇或志工）言論自由間的矛盾，都可以在各種不同型態的混合模式中予以解決。

同樣認為公民新聞對民主想像（democratic imagination）能夠提供大量養分的 Goode（2009），則從另一個角度闡述專業與業餘者間的溝通必要性。他認為，讓新聞成為公共對話中的一個部分，確實是公民新聞為民主所提供的創新潛能。不過，此種存在於新聞中的對話，本質上多屬水平式（horizontal）的同儕互動（peer-to-peer interactions），亦即公民間的分享、討論、刺激與辯論。然而民主在此種虛擬咖啡屋（virtual coffee house）式的對話之外，尚須要涵蓋專業人員、精英、權勢者以及專家在內的垂直式溝通，其中所謂專家即包括專業記者與編輯。

從以上理論研究者及實際推動者對協作新聞的論述看來，「新聞作為一種對話」，確已成為協作新聞的核心要義。誠如 Deuze（2009, p. 262）所強調，未來的新聞系統中，「新聞產製者與使用者將共存、協作」，在建構真實的過程中扮演角色。但，協作新聞作為一種對話的意義，顯然已經超越真實建構的層次，並在民主建構的領域呈現出豐富的意涵。

三、國外協作新聞的實踐：從機械到有機的結合

專業記者出身的美國知名部落客 Dan Gillmore 在 2002 年即指出，「明日的新聞業乃是專業者與具天賦才能的業餘大軍間的合作，因為他們可以將事情搞清楚。這是一種正向的發展，而我們仍在設法瞭解那是怎麼運作的。」（Bowman & Willis, 2003, p. 33）誠如 Gillmore 所言，專業與業餘之間在世紀之交藉助新傳播科技所萌芽發展的「夥伴關

係」，理論上雖有無限潛能，實踐上則仍待推演。

早先的協作模式多屬機械式合作，業餘大眾雖有機會與專業者「併肩」參與新聞產製，但專業／職工作者與業餘者之間並無太多深入或複雜的互動，有時甚至展現為某種專業者對業餘者的「廉價利用」⁹。此種協作關係大抵包括兩類，第一類是特定議題或事件的合作，如既有媒體被動獲得或主動徵求閱聽大眾提供重大事件的第一手目擊資料，2001 年的美國 911 事件、2005 年的南亞海嘯與 2006 年的倫敦地鐵爆炸事件等，都是此種協作關係的顯例。

第二類是一般性的合作，如傳統媒體在其所設立的網站中，允許所謂的業餘者發表自己的新聞，或是乾脆為公民另闢發表作品的園地。著名的例子如成立於 2000 年的韓國《OhmyNews》網站，較晚的如 2008 年才誕生的 CNN《iReport》。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將專業／職工作者與業餘者的新聞作品置於相同網頁發佈，且須經過編輯審核，後者則否，但基本上，公民記者多只是單純提供作品給發表平台，與專業工作者間互動有限。

嚴格而言，機械式協作關係下的新聞產製，專業者與業餘者間的對話意義相當有限，其對新聞屬性與意義的再構，亦影響較小。惟近幾年來，專業者與業餘者雙邊的協作關係已推陳出新，透過各種實驗性的實踐經驗，將群眾力量、群眾智慧與專業／職工作者做了更深入的有機式結合，並且取得令人注目的成果。針對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所設立的《OffTheBus》網站是其中的代表。

《OffTheBus》是一個成功融合專業／職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的新聞網站，大選期間總計在全美各地匯聚了 12000 名志工及 1700 位業餘寫手，志工們的主要任務是幫忙蒐集或研究資料，而公民記者們則以傳統或主流媒體所不能或不願處理的領域作為重點，投入選舉新聞的報

導，曾創造許多話題及網站流量。《OffTheBus》設有專業／職工作者負責處理公民記者的稿件，同時也規劃及導引公民記者及志工的參與，專業與業餘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溝通與互動（Michel, 2009）。

《OffTheBus》於總統大選結束後退場，網站負責人 Amanda Michel 於 2009 年 4 月投入在調查報導上有卓越表現的《ProPublica》網站，負責以傳佈式報導（distributed reporting）的方法，開展專業與業餘協作模式在調查報導上的新實驗（Garber, 2009）。擁有 30 餘名專業／職記者與編輯的《ProPublica》，推出「報導網絡」（ProPublica Reporting Network）機制，鼓勵公民大眾加入調查行列，其做法一般是由《ProPublica》的專業／職工作者在網站上公布報導項目及其需要協助之處，再運用各種數位工具如電子郵件、手機、即時通、社群媒體及《ProPublica》網站，與有意參與的民眾直接進行合作。例如邀請讀者一起監督歐巴馬政府所提出的刺激景氣方案，共同追蹤國會議員尋求政治獻金的作業，提供個人處理房貸問題的挫折經驗等等，成果堪稱豐碩（胡元輝，2010，頁 100-103）。

網站形式的公民媒體不只在全國性的範圍推展協作新聞，地方性的純網路公民媒體亦陸續推進此種新聞模式的實踐。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的《The Voice of San Diego》網站創立於 2004 年，約 10 名左右的專業編採人員，致力於地方事務的調查性報導，但是他們經常運用自己的部落格，針對特定議題請讀者提供他們的知識或問題。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曾有政府官員因之被開除或辭職，開發計畫被摒棄，或是展開有關犯罪問題的調查等等（Schaffer, 2009, pp. 10-11）。

美國報紙也結合其所屬網站，推動了多項頗具實驗性與成果的協作新聞。佛羅里達州的地方報紙《Fort Myers News-Press》，在 2005 年 8 月卡崔納颶風（Hurricane Katrina）的災後新聞處理上，便運用群體探

索式的報導模式，讓專業記者與公民大軍產生極大的結合力量。

《News-Press》向法院要求聯邦救濟機構必須公布政府協助災民的細節，再將這些資料上網，鼓勵讀者檢查。結果 24 小時內就有六萬人搜尋該筆資料，並將他們鄰居遭到風災卻尚未獲得補助的大量訊息，告訴了《News-Press》的記者（Beckett, 2007, October 18）。

同屬於《News-Press》的 Cape Coral 地方版，同樣成功的開展了群體探索式的報導模式，例如該報 2006 年針對居民抱怨日增的地方公用事業費用升高問題，曾透過印刷與網路版請讀者協助調查，結果 6 週內就有 6500 件由使用者產製的內容發布於網站上。居民們不僅自己跑到地方政府質問官員，獲取有助於揭露真實的內部資料，而且一些讀者亦以其專長協助了調查工作的進行，如工程師對設施藍圖的解釋，律師對政府文件的審閱，以及會計師對資產負債表的核算等。在一份稽核報告被廠商洩露給該報並公布於網站之後，本案獲得大突破，不僅公用設施的使用費下降達 30%，並有一位官員為此辭職負責。《News-Press》受此事件鼓舞，後來更結合 20 名擁有不同專長的志工，成立了「看門狗團隊」（Team Watchdog），與專職記者合作進行報導（Muthukumaraswamy, 2010）。

《觀察家報》（The Examiner）與多個民間團體所發起的「揭露指定撥款」（Exposing Earmarks）計畫，亦被許多人視為網絡式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發展歷程上的重要里程碑。這項於 2006 年 8 月 15 日正式推出的跨黨派行動，邀請社會大眾一起來揭開國會 1867 個秘密撥款案的神秘面紗。究竟是哪位國會議員要求贊助這些總計超過 5 億美元的「勞工健康」與「人道服務」的款項（平均每人得到 26 萬 8 千美元以上）？他們希望各州的公民協助找出那些接受贊助的案子，並詢問該州的議員是否有此案件，又為何不願具名其上？同時，他們也請

知道接受指定贊助機構的公民，協助詢問這些經費的用途。《觀察家報》的專業／職記者會以公民的發現為依據，進行深入的調查報導，藉以展現這些神秘撥款的來龍去脈（Rosen, 2006 August 15）。

類似的做法亦出現在美國自由派的《TalkingPointsMemo.com》（簡稱 TPM），2007 年，針對阿肯色與加州檢察官遭到解聘事件發動調查的 TPM，透過群眾對政府文件的集體審視、訊息提供，及所屬專職記者的調查，成功揭露布希政府涉入此一解職案，藉以排除不聽從指揮的異己。TPM 曾經號召群眾在美國司法部公布與檢察官解職有關的 3000 頁文件時，協助找出政府涉入的線索，結果不到三個半小時就湧入 220 篇以上的貼文，展現了專業新聞媒體都無法達致的成果（Howe, 2009; Downie & Schudson, 2009）。

美國許多地方報紙皆以設立公民新聞專屬網站或網頁的方式，提供公民進行報導及發表意見的園地，並每週選擇其中部分佳作，編輯成專屬版面或專刊隨報附送，Tribune Company 所屬的康乃狄克州地方報《Hartford Courant》，是其中的一個代表。該報於 2008 年在所屬網站《courant.com》上設置《iTowns》網頁，由其專業記者分別建置社區部落格，作為社區居民發佈資訊的場所，專業記者同時扮演類似導師編輯（mentor-editor）的角色，協助公民報導新聞。如今《iTowns》已成功開展出 72 個社區部落格，並為其中六個社區製作周日的報紙版¹⁰（Weir, 2008, May 23）。

美國之外，同樣出現一些有機式協作新聞的成功實踐。由 4 個《解放報》（Liberation）記者於 2007 年 5 月所創辦的法國網路媒體《Rue89.com》，約有 15% 新聞內容完全由讀者撰寫，30% 內容由專業工作者與讀者協作完成，讀者的參與方式包括提供導引、激發對話、發表評論或是實際撰寫片斷。與一些公民媒體不同的是，《Rue89.com》

的創辦人 Pierre Haski 認為，雖然《Rue89.com》是「新聞專業主義與網路參與文化的聯姻」，但是「所有的內容均須具有專業水準」，讀者則是在「積極與被監督的情況下參與」（Chainon, 2007, September 25）。

《Rue89.com》的協作模式已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不但傳統媒體常予引用，它的到訪率也很高。在沒有任何行銷經費的情況下，成立半年即有每月 40 萬獨立訪客的流量。

在國際新聞的處理上，英國衛報（Guardian）所採行的開放資料式報導模式是另一顯著的例證。它在 2003 年揭露歐洲最大的軍火買賣公司 BAE 涉及賄賂等情事，爲了調查它的不法事實，衛報特別在該報網站設置 BAE Files 網頁（<http://www.guardian.co.uk/world/bae>），將所有他們找到的相關資料予以公開，提供全球的專業與業餘調查記者使用，並期盼在既有的資料上繼續累增他們的新發現（Beckett, 2007, October 18）。

實則，經過多年的發展與實驗，韓國《OhmyNews》網站亦已發展出若干超越機械式協作的機制，例如它設置一名被稱爲新聞游擊隊的編輯，專責公民記者的連繫，並在必要時動員公民記者，與專職人員進行聯合採訪。此外，爲達成正確性的首要編輯信條，負責審核公民新聞稿件的編輯，在必要時亦會直接聯絡公民記者，進行事實查核或提供改進建議。重視公民記者訓練的《OhmyNews》，除了經由審稿程序進行最直接的教育訓練之外，亦會透過虛擬新聞室的公開論壇，讓專職人員與公民記者彼此交流採訪寫作的經驗與看法，或是設置所謂「線上臨床教育中心」（online clinic centre），由專職人員及明星公民記者對想要改善寫作技巧者施以診斷。2007 年，《OhmyNews》更成立了公民新聞學校（Citizen Journalism School），提供一般公民有關採寫編的短期課程（Nguyen, 2011, pp. 201-205）。儘管如此，《OhmyNews》並未積極發

展類如開放資料式或傳佈式的新聞報導模式。

將專業與業餘間協作關係的開展予以整理，除了機械式協作的兩種基本型態外，在有機式協作的實踐上，至少在大方向上已發展出六種協作機制（參表一）。包括：

- （一）設立專職人員協調公民採訪作業：新聞機構在每日新聞的操作上，安排專職人員就新聞採訪的需要，與公民記者進行報導內容或任務分工上的協調。例如《OhmyNews》的新聞游擊隊編輯，《ProPublica》的傳佈式報導單位等。
- （二）設立專職人員養成公民記者：新聞機構在每日新聞的操作上，安排專職人員就公民記者產製的新聞內容進行討論、修潤，或進行必要的教育訓練。如《OhmyNews》的公民新聞編輯，《iTowns》的導師編輯制度等。
- （三）專業人員公布公民協力事項：新聞機構的專業人員就將進行或正進行中的採訪，公布希望公民大眾協助處理的事項，包括需要的資訊、知識的解惑、文件的審閱等等。如《ProPublica》的報導網絡機制，《Fort Myers News-Press》的卡崔娜颶風補助調查，《The Examiner》的「揭露指定撥款」計畫，以及《TalkingPointsMemo.com》的檢察官解聘事件調查等。
- （四）專業人員公開採訪所得資料：新聞機構的專業人員將其採訪過程中所得到的資料予以公開，藉以獲得公民的意見、進一步的資訊或作為其他人後續報導的參考等等。如《Guardian》的 BAE Files，《Cape Coral News-Press》公布得自廠商的稽核報告等。
- （五）專業與公民記者進行直接討論：新聞機構的專業人員不只公布希望公民大眾協助的事項，而且與有意願參與個別新聞產製的公民進行直接討論。此種討論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電話、視訊會議等

方式進行，亦可面對面的會談。如《ProPublica》的報導網絡機制，《Rue89.com》的即時線上對話等。

- (六) 專業與公民記者共同製作新聞：專業與公民記者間不只停留在資訊提供、意見交換的階段，同時在具體新聞內容的產製上分工合作，完成作品。如《ProPublica》的報導網絡機制，《Rue89.com》的協力產製模式等。

六種機制雖有協作層次上的差異，卻未必有發展順序上的必然關係，亦不完全代表實踐難度上的差別。事實上，各種協作模式仍在創造性的發展之中，協作機制的推陳出新實可預期。

表一：國外協作新聞協作項目表

	機械式協作		有機式協作					
	特定議題或事件徵求公民提供訊息	開放公民記者自力產製新聞	設立專職人員協調公民採訪作業	設立專職人員養成公民記者	專業人員公布公民協力事項	專業人員公開採訪所得資料	專業與公民記者進行直接討論	專業與公民記者共同製作新聞
OhmyNews	v	v	v	v				
iReport	v	v						
OffTheBus	v	v	v	v	v		v	v
ProPublica			v	v	v	v	v	v
Voice of San Diego					v		v	
News-Press			v	v	v	v	v	v
The Examiner					v			
TalkingPointsMemo					v			
iTowns				v				
Rue89					v		v	v
Guardian					v	v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研究方法

台灣公民新聞的推動雖不算特別興盛，卻也不是空谷足音，置諸全球公民媒體的發展史，甚至還獨具特色（胡元輝，2010；陳順孝，2009；管中祥，2008）。許多傳統商業媒體有鑑於公民新聞的潛能與價值，亦在重大事件上呼籲社會大眾提供第一手見證，甚至在其網站開闢公民新聞專頁，提供社會大眾發稿的園地。不過，傳統商業媒體多視公民新聞為附屬品，甚至「利用」氣息濃厚，未必認同公民新聞的真正價值，更談不上要以協作方式發展彼此關係。至於非傳統商業媒體所發展出來的公民媒體，一般而言，亦只是開放公民或業餘者的參與，鮮少致力於專業與業餘間的深層協作。

一、研究對象：《新頭殼》、《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與《PeoPo》

在台灣眾多開放公民參與的新聞網站裡，2007 年 4 月 30 日正式上線的《PeoPo》，可以說是架構最完整、參與者最多的公民新聞平台。

《PeoPo》雖專注於公民參與及社群自治的推動，惟因母體所在的公視並不以營利為目標，加上推展公民新聞的過程中，亦逐漸嘗試將專業與業餘做出可能的結合。因此，本研究將《PeoPo》列為研究個案。

成立於 2009 年 9 月 1 日的《新頭殼》（NewTalk）網站，算是第一個宣稱要發展專業與業餘協作的網站。該網站在簡介自己的文字裡直截表示：「新頭殼是……一個新型的新聞資訊平台，它以議題為中心，讓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與關心社會進步的社群大眾，在這裡交換資訊、切磋觀點、進行對話。……開放編輯室更將揭開媒體編輯作業的

神秘面紗，網站社群大眾除可一窺編輯室究竟外，亦能參與討論，共同形塑網站新聞的多元面貌。」¹¹

《新頭殼》網站是由一群資深媒體工作者，結合社會各領域人士以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形式推動成立。「它矢志尊重新聞專業、培育優秀記者、推動媒體改革及促進民主深化，並將上述文字明列於公司章程內。」¹² 目前在主管內容的總製作之下，計有四位專職編採人員及若干兼職約聘人員，負責產製自己所規劃的新聞，此外並以部落格架構發展公民新聞，稱之為「公民連線」，任何公民只要登錄之後即可發稿，不須經過專職人員的審核。該網站透過多重機制，希望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能產生更為深度的結合，發揮群體的力量與智慧。

此外，在莫拉克風災過後，承續民間在風災期間自動自發所建置的災情網路資訊中心，一個結合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的網站——莫拉克獨立新聞網（88news.org），亦於 2009 年 9 月 29 日成立。該網站的宗旨是：「以『守望』的精神，盡力整理各災區的現場聲音，以及各項政策，透過報導、整理，讓更多人瞭解、參與莫拉克災後的重建工作，形成公民社會的『互助』力量，共度難關。」¹³

由於經費有限，此一由新聞學界、業界人士、參與災區重建的工作者以及關注災區的熱心人士所發起成立的網站，在網站新聞來源與人力配置上，一方面以募集而來的經費，支持七名專職記者駐地採訪¹⁴，掌握各災區的現場情形，另方面則「因人力不足，無法完全由專職記者掌握災區新聞，同時搭配其他的『新聞採訪志工』，協助以電訪或其他模式，支援不足的採訪任務。」¹⁵

三個網站屬性雖然不同，卻皆具代表性，而且無獨有偶的，在運作上均納入了協作新聞模式。它們對協作新聞的推動不僅意謂台灣公民新聞的新階段，而且富有高度實驗性，深值觀察與關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針對《新頭殼》、《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與《PeoPo》三個網站，有關專業與業餘協作的做法，進行個案探討與比較研究，藉以掌握協作新聞在台灣的發展、挑戰及其所蘊涵的意義。在深度訪談方面，總計針對三個網站 10 位具代表性人士完成訪談（名單如下表）。爲期對協作新聞的操作能有如實精確的瞭解，本研究並曾透過參與觀察法，掌握《新頭殼》與《PeoPo》網站的實際運作情形。

表二：深度訪談對象表

訪談對象	所屬單位	職稱
蘇正平	新頭殼	董事長
莊豐嘉	新頭殼	總製作
何宗勳	新頭殼、PeoPo	公民記者
馮小非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發起人
陳順孝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發起人
鐘聖雄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專職記者
柯亞璇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專職記者
何國華	PeoPo	公視新聞部經理
余至理	PeoPo	公視新媒體部 PeoPo 召集人
大暴龍	PeoPo	公民記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協作新聞在台灣萌芽與挑戰

一、源起與動機：既有媒體的角色失靈與協作新聞的功能期待

對於為何要創設網路新媒體，並發展專業與業餘間的協作，多數受訪網站負責人均表達了他們對現有所謂專業媒體的不滿，認為大多數媒體都不能發揮新聞媒體在公民社會所應扮演的功能。《新頭殼》董事長蘇正平露骨地說出他對既有媒體的看法：

自從我加入了新聞圈以來，我從沒有對這些專業媒體的新聞品質滿意過，．．．我也不願意去全盤否定掉所有媒體工作者的成果，不過假如說相對於過去來講，你就會發覺現在這些所謂專業媒體的記者的工作情況更糟糕，產生出來的新聞品質更糟糕。（蘇正平，親身訪談，2010年9月18日）

除了批評置入性行銷在媒體的泛濫令她無法忍受之外，《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發起人馮小非亦指出：

讓我覺得新聞變得非常的詭異，就是覺得沒有一則正經的新聞，電視上看到的不管是什麼，都是娛樂新聞，我已經很久沒有辦法看電視新聞，我後來看電視新聞大部份時間聲音都是關掉的，因為我沒辦法接受有線電視台的那種很可怕的聲音表情，你知道嗎？充滿了所有的暗示，充滿了各種的價值判斷，．．．更何況那些很激動的新聞，內容都沒什麼好報的嘛！．．．就覺得記者關切的問題很奇特，跟我的生活一點相干也沒有。（馮小非，親身訪談，2010年8月12日）

其次，他們也都認為，對於資源相當有限的新創媒體而言，若能結合有限的專業／職工作者與公民大眾，將可以凝聚更為豐富的資源，讓網站發揮更大的力量。有的網站負責人指出，公民記者的參與情形無法完全符合所需，加上他們對資訊品質有更高要求，因此有意透過專業與業餘協作的新嘗試，來達成創設時所期待的目標。有的負責人則比較強調專業／職記者與公民記者有其功能上的差異，可以彼此互補。

你完全要靠專業的記者，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那要把它做為一個公民記者平台，完全沒有去考慮到這個可能資訊的品質，這也不是我們辦這個媒體的目標，．．．如何把專業記者跟公民，不管是公民團體或者公民個人，做更有機的結合，讓資源可以到這個媒體來，可是那些資訊資源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用。（蘇正平，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我覺得莫拉克是一件很專門的事情，就是它有很特定的災情，而跟這些災情有關的事情是，如果我們沒有特別去了解的話，我們沒有辦法在生活中去感受得到。所以我覺得，應該一方面要有專業的記者去追著莫拉克的這個事情，盯著政府看，盯著 NGO，看看他們到底做了甚麼事情。但是另外呢，他們也應該要有一個很廣泛的公民記者的那個部分，然後那個部分是能夠從大家的生活當中——最好自己本身是災民，或者是離災區很近的人，去做那樣的報導。（馮小非，親身訪談，2010 年 8 月 12 日）

二、開展與推動：從編輯室的決策參與到新聞採訪的個案合作

對《新頭殼》與《PeoPo》兩個報導層面較為寬廣的網路平台而

言，專業與業餘間的協作關係存在多個層面。最基礎的層次自然是公民記者成為專業工作者的訊息來源，以及專業者對公民記者提供新聞報導上的協助。以後者來說，兩個網站均樂於在技術上協助公民記者，將其採訪所得的素材經由後製成為一篇報導。公民記者登錄人數逾 5000 人的《PeoPo》（2011 年 8 月），擁有一個專職的教育訓練團隊，《新頭殼》則因編制、資源受限，以被動因應及主動選擇有興趣的題材等方式，協助公民記者的新聞產製。

不過，《新頭殼》與《PeoPo》在此種合作關係的處理上，有時已超過單純的技術協助，進展到內容處理的協作。《新頭殼》總製作莊豐嘉指出：

像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有些活動是他們報導，我們就一起合作，讓它更像一個新聞。包括生態雙和願景聯盟成立的時候，他們也是提供一些資料或影片給我們，那我們就來協助他處理；像廣慈博愛院要遷移的問題，也有公民記者自己拍影像做採訪，可是他不會寫新聞，只是簡單敘述這個事情，然後就拍了很多影片，在這些影片中我們就去選擇，挑出比較好的部分來呈現。（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PeoPo》公民記者大暴龍在訪談時亦說明，公視的深度報導節目如「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等，會主動與他連繫，取得長期跟拍某一事件的影片，有時也會與他就事件發展的過程進行瞭解與討論。

以（苗栗）大埔（事件）來講，那時候應該是三、四月報導，他們去現場補拍畫面，也會問我一下過程．．．（護樹的案例包括）徐州路，新店大豐國小，還有天母。因為天母是私有地，要蓋房子，樹要全部移走，我們就討論甚麼點可以，那一（影）片我們

大概是討論出來的。（大暴龍，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0 日）

至於專業者與業餘者間的訊息互動，兩個平台的做法便有所不同。《新頭殼》與一些公民記者、公民團體的互動顯得較為直接，例如苗栗大埔事件中，「像（公民記者）大暴龍後來就會提供一些訊息，最近的進展如何。」（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PeoPo》方面，由於所屬的公視新媒體部並無專職新聞工作人員，因此訊息互動須視公視新聞部的態度而定。目前的狀況是《PeoPo》人員會主動彙列可追蹤報導的影片清單給新聞部，新聞部若干深度報導節目製作人員及每日新聞的採訪主管或記者，也會主動瀏覽《PeoPo》的報導，作為新聞採訪的消息來源之一（余至理，親身訪談，2010 年 10 月 22 日）。不過，兩個平台都採取了相同的做法，亦即運用目前使用人口相當廣泛的社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 等，作為與公民記者及支持者之間的溝通工具。

在基礎性的互動之外，《新頭殼》與《PeoPo》各自發展了較為深入而有機式的協作機制。《新頭殼》具開創性質的做法是於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 時，開闢一個網路直播節目「開放編輯室」。依據網站的自我說明，《新頭殼》設立「開放編輯室」的原意是：「為了讓新頭殼的編採作業更貼合社會脈動，避免編輯室受成見與盲點所困」¹⁶，而其做法則是「重新調整以往產製者與使用者間的不對等關係，．．．將編輯室的決策與討論過程公開，同時開放網友線上參與。」

不過，此一企圖讓公眾參與編輯決策的機制實施之後，並未引起網友的積極迴響，《新頭殼》執行單位乃逐漸調整做法為專業編採人員對新聞事件或報導議題關係人的訪談，對此，《新頭殼》總製作莊豐嘉的說法是：「因為這種編輯會議其實不是井然有序的，它也不一定是專業的，可能會有許多辯論，會有一些訊息討論，章法也不是很清楚，到底

對看的人來說有沒有興趣，如果沒有的話，那會不會慢慢變成只是自己的一個過程而已。」（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改變了原始規劃後的「開放編輯室」，雖然並沒有大幅增加直接收視的網友數量，但編採人員覺得可藉此開拓訊息層面與人際網絡，而且將訪談改寫為新聞之後，亦可增加產能與觸達率。

《新頭殼》另外一個與公民協作的方式是結合公民團體，於每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至五時製播「幸福報報」節目。該節目原名「幸福加油站」，於 2010 年 1 月 4 日開播，並於 2011 年 3 月 28 日起改版為「幸福報報」。截至目前為止，參與製作的公民團體包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灣社會福利總盟殘障聯盟、台灣地球憲章聯盟、南洋台灣姊妹會、阿美族守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紅心字會、殘障聯盟、伊甸基金會與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等團體¹⁷。

我們跟 NGO 的一個合作，其實他們有提供我們很多素材，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網絡，．．．他們可能來上節目之後，沒多久就變成新聞議題了，或變成我們採訪的對象．．．所以當一個新興的網路媒體，它的優勢在哪裡？．．．結合另外一個團體或公民記者他們的需求，他們的優勢，這樣可能就會達成專業跟業餘一個比較良性的互動。（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PeoPo》在專業者與業餘者有機式合作的推動上，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PeoPo》所屬單位—公視新媒體部一所製播的「公民新聞報」。「公民新聞報」於 2007 年 6 月開播，最初是於每週一、三上午 10 點播出，時間為 2 分鐘。目前型態的 5 分鐘「公民新聞報」，則是從 2009 年 4 月 30 日開始，於每周一到周五中午 12:54~12:58 及晚間 11:55~11:59 於公視頻道播出，另外也會在公視

經營的數位電視 Dimo 頻道及 Youtube、PeoPo 平台播出。其節目形式是由「公民新聞報」的製作團隊先行選出若干則公民新聞，再於節目中由主持人訪問公民記者對這則新聞的看法，以期擴大公民新聞的觸達率，並展現公民記者的行動力¹⁸。

第二個層次則是由公視新聞部的專業記者，與公民記者直接在新聞個案上所展開的協作。例如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以《PeoPo》上「斷境音像工作室」所製作的「綠手指上的灰指甲」為其訊息依據，於 2007 年 12 月 30 日推出同名的報導，關注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用區的開發案問題；公民記者大暴龍與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就新北市板橋江翠國中的護樹運動，於 2010 年 2 月 10 日共同製播了一個 5 分鐘左右的專輯——「誰要停車場」；獨立記者朱淑娟與公視「我們的島」節目，在 2010 年 3 月間聯手製作「水的難題系列報導」，從多個角度探討台灣面臨的水資源困境，此一系列報導並獲得當年的卓越新聞獎。

以「誰要停車場」的報導為例，此一協作新聞係由長期在地觀察的公民記者大暴龍，透過「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負責人管中祥，向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製作人吳東牧洽談合作所展開。其協作方式是文字部分由大暴龍負責，吳東牧從旁諮商，影片部分則由公視同仁協助，從大暴龍及「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所拍攝的影片中進行剪輯。雙方的協作不單發生在影片最後階段的處理，尚包括新聞產製的過程，如採訪對象的約訪，「我們會有個方式是，請公視出面去約採訪，去談，因為有時候說是公民記者是不理我們的，所以我們希望公視去約如校長、議員等。」（大暴龍，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0 日）不過，受採訪對象最後並未同意接受公視的訪問。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對專業與業餘的協作構想，一方面是希望聘任專業背景出身的專職記者，進行長期的觀察與採訪，再輔以包括災區

住民在內的志工，結合成一張相對完整的報導網。但是，專職記者方面卻一直找不到足夠專業背景出身者願意加入，使多數專職記者都不具新聞專業訓練或工作的經驗。不過，在公民參與部分，仍有一些輔仁大學與台灣大學學生因為教師同為發起人之故，加入了採訪行列，也有若干災區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曾參與新聞報導的作業。

據主事者表示，專職者在採訪作業上，初期頗得益於志工的資訊提供，「等於把他在當地的信用、威望轉移到我們（專職記者）身上」（陳順孝，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24 日）。甚至北部地區學生的參與，亦從在地志工的協助下得到新聞線索與方向。比較特別的合作模式是輔大學生多數未到實際災區採訪，而是透過電話等工具與在地志工及採訪對象連繫，再將完成的報導作品交給熟悉災區事務的編輯審核，形成一種「遠距」的協作模式。志工「列了一個清單，告訴我們能夠訪問誰，．．．甚至還加上了訪問的這個人是怎樣的人，譬如說不善言詞、很會講話，還是怎麼樣，還有訪問前要看什麼資料，這些東西都有了。」（陳順孝，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24 日）

三、成果與挑戰：形式突破有餘、前進動能不足

從三個網站的實踐經驗來看，有關專業與業餘間的有機式協作，似乎已有若干突破，卻難以算是成功，離預期目標尚有距離。

對專業與業餘協作最具意圖的《新頭殼》，公民記者的參與人數尚屬有限，登錄者約 200 人（2011 年 8 月），但在「公民連線」較常發稿者（以平均每週一篇計）僅 10 人左右。希望讓專業者與業餘者有更深結合的機制，如「開放編輯室」節目，雖然仍吸引若干網友在節目直播時收看及參與討論，但同時間收視者一般都未能超過 10 人，而且節

目內容已與原初將編輯流程開放參與的設計概念有異。至於「幸福報報」節目，的確結合了頗多公民團體，並因之協力發展出若干新聞議題及報導，不過，同樣限於資源及經驗，此一協作模式尚未發揮系統性的合作能量，有關議題或報導的協作較屬個案性質，亦未在單一議題的合作上形成深入或長期的規劃。

《新頭殼》董事長蘇正平承認專業與業餘間協作關係的開展未臻理想：「我當時是覺得，這個網站不應該一部份只是給公民去發揮，一部分給專業的人去發揮，這中間應該要有一些有機的聯合，可是這個有機的聯合，到目前為止坦白來講發揮的並不是很好。」（蘇正平，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對於《新頭殼》在公民參與機制上未能達到預期成效，總製作莊豐嘉在分析使命感驅動、經濟誘因與平台影響力等因素之後認為，建置未久的《新頭殼》平台，尚不足以讓公民記者願意運用是主要因素之一。

「可能公民記者還不了解新頭殼這個平台的效果，但如果當他更了解，他就有更多的誘因，覺得來這邊露出是會有很多人看到的。所以這部分是我們新頭殼必須再加強讓這些公民記者知道的。」（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遠距協作模式，前後共有 15 名輔大學生參與，總計完成逾 50 篇有關災民生命史與災區重建史的報導，但此一模式並未成為常態。實際營運負責人馮小非表示：「他們（學生）已經有點難以用遠距的方式參與，因為現在整個莫拉克成立已經進入到一個很細的過程，我覺得一般在外面的人已經沒辦法追了。」（馮小非，親身訪談，2010 年 8 月 12 日）另位重要參與者陳順孝亦指出：「遠距電訪一開始扮演的角色是在地的記者不足和故事有太多需要被紀錄，人手不足，所以需要電訪，後來這些故事被紀錄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問題可

能不是遠距電訪能解決的，因為當初看到的東西是寫故事，但接下來看到的是更專業的問題。」（陳順孝，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24 日）除了遠距協作模式於 2010 年寒假之後接近停止狀態，其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成立之後，真正由志工參與寫作的報導亦相當有限，而且主要是在初期。

至於公視在專業與業餘間所發展出的協作模式，不只商業電視少見，置諸全球公共電視之林，亦屬頗具特色的開創性作為。不過，「公民新聞報」雖有公視新媒體部的積極投入，但限於資源，尚無法發展為新聞產製過程的協作，新媒體部人員的投入主要是在公民記者刊布作品後的技術性修潤及內容完整性的有限延伸與補充。比較屬於產製流程的有機式協作，則是新聞部記者與公民記者發展出的個案性合作，但不僅個案相當有限，而且短期內會發展成制度性協作機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對此，曾為《PeoPo》創建時期的執行負責人、現任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即認為：「我覺得這是個案性的，因為即便你拿朱淑娟那個案例來講，畢竟他過去有媒體經驗，所以在專業的語言上，雙方是互通的，信任度也夠。大暴龍的狀況是另外一種典型，他的積極度很強，然後對於事件參與度也高，很多訊息是第一手去發掘。所以部分傳統媒體工作者會希望從他那邊取得資訊，或是做一些引述，但是最後的採訪還是由傳統媒體自己去操作，所以你要雙方一起協同採訪，可能還必須要有更多互動和教育過程，才有可能常態性發生。」（何國華，親身訪談，2010 年 11 月 5 日）

身為公民記者的大暴龍亦持此一觀點，他以「特例」看待自己與公視新聞部之間的合作。「因為我在 NGO 待過，喜歡看電影、紀錄片，對（新聞報導）這東西只是沒有進來，所以我一進來就很快，可是其他

人可能沒有這方面經驗，因為我現在沒有上班，我可以幾乎全職做這件事情；其他人的條件，比如說對議題的了解各方面、他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即使他願意，他也沒辦法挪出那麼多時間。」（大暴龍，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0 日）經濟的考慮、時間的許可，以及能力的問題等等，都是橫互在專業／業餘協作間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四、意義與未來：協作是新聞再生的能量，應該持續走下去

本研究案受訪人員多認為，媒體與閱聽眾之間必須存在一種信任關係，此種關係即使到了新媒體時代亦同樣存在，不因其為何種媒體而有差異。在傳統專業媒體所依憑的專業主義已面臨極大困境的今天，一些受訪者認為，公民新聞雖然比較粗糙、原始，甚至存在高度的主觀性，但如能與專業工作者結合，將可互惠互補。

公民記者有很多不同來源的素材，只是出來可能都是沒有經過處理的，它可能變成產品，也可能變成半加工的，我們再來把它變成完成品，這個過程可能有專業記者與業餘的公民記者一起合作，這樣的合作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它不用那麼大的成本。．．．所以一個網路媒體如果要成功，我覺得它是結合很多公民記者的素材，但是它最後呈現的應該還是專業的，它讓別人覺得說，跟公民合作，但是出來的還是可信任的，那兩者都會獲利。（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18 日）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發起人之一的輔大新聞傳播系陳順孝副教授贊成專業者與業餘者間展開合作，他認為傳統媒體正面臨困境，亟須突破；同時，傳統所謂的客觀報導也有其問題，呈現出專業記者的傲慢。而公民記者則像是運用參與觀察法的土著人類學家，如果兩方面能夠合

作，就等於是客觀報導與土著人類學之間的合作。專業記者既可以減少摸索期，亦可藉此跳出原有新聞定義的框框。

我們需要進到更高一層，承認公民的智慧有讓新聞界再生的能量，包括題材、角度等等，我們可以去學習、去借鏡。．．．專業記者可以把公民記者所提供的資料當線索、當夥伴，同時扮演穩定議題的角色。公民記者爆出很多內幕，但是還是比較主觀，他所看到的內幕不見得是真相，但至少貢獻了一個角度，專業記者可以繼續進行調查報導，此外，公民記者或是網路部落格很多，沒有一個部落格重疊，也就是說我跟你的世界不同，我跟你沒有共同的話題，大眾媒體就扮演了橋樑角色，將共同議題匯集起來。（陳順孝，親身訪談，2010年9月24日）

到《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擔任專職記者之前並無傳播訓練的背景，亦未曾其他媒體工作過的柯亞璇，也認同公民記者雖然不見得能夠呈現很深的觀察，但是參與就有其意義，而且有不同意見「是好的，因為沒有批評的話就很奇怪」，她也贊成專職記者可以嘗試與公民記者發展合作關係，「也許從那邊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聲音」。（柯亞璇，親身訪談，2010年9月14日）

《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雖同意「新聞報導有專業度存在，有一定的門檻」，但他亦強調「傳播權是可以回到每個公民手上的」。專業與業餘間的合作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公民記者可以利用他對於事件的敏感度，因為那涉及到個人切身的利害，然後傳統媒體工作者可以使用他傳統的專業技能做一些合作。」（何國華，親身訪談，2010年11月5日）

不過，也有的受訪者指出，公民新聞的品質必須提升方能發揮更大

的功能。《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另一位發起人馮小非就認為，公民本身都擁有自己的專長，公民新聞既有可能，也應該要「專業化」。「在莫拉克這個經驗當中，……我覺得所有新聞都有變成專業新聞的潛力，不管它是在什麼媒體位置。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讓大家都往那個方向前進，才會真的有公民新聞的品質出來，要不然公民新聞就只是像另外一種聲音而已。可是對我來說，公民新聞是有條件成為一種真正專業的新聞。」（馮小非，親身訪談，2010 年 8 月 12 日）

畢業於新聞研究所，亦曾於媒體組織工作過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專職記者鐘聖雄，對於傳統新聞專業的形式要求雖有保留，也對既有媒體抱持批判立場，不過，他也表示，《PeoPo》之類的公民媒體，比較像是「情報集散地」，任何記者可以也必須在這些情報的基礎上，繼續驗證與開發。台灣整體的公民素質不足，但能夠呈現不同聲音的「公民媒體要繼續做下去，……你越辯論當然就是會越好的東西出來。」（鐘聖雄，親身訪談，2010 年 9 月 25 日）

兼具公民記者與非營利組織幹部身分的何宗勳，則認為一個認真的公民記者或許文字能力不如報紙記者，但他的學習力很強，觀念更新很強，最後也可以在某個領域變得很「專業」。他也同意未來公民記者可以與既有媒體協作，因為「現在記者越來越難全面專業的時候，他就成為一個編輯者」，而認真成為各領域專業的公民記者，「會成為專業記者一個很好的養分，成為主流媒體消息的很大來源。」因此，「有志一同的人應該團結在一起成立一個互助社，就像一個社團，互相的打氣跟成長」（何宗勳，親身訪談，2010 年 11 月 5 日）。

至於專業與業餘協作的未來，受訪者多認為將會產生更大的能量，也是他們未來會繼續致力的方向。對於過去的嘗試或努力未能達到預期目標，這些網站的主事者亦有相當的檢討，並分析其中的原因。

莊豐嘉認為《新頭殼》應花更多的心思在公民記者社群的經營，「它有點像在經營一個團體，必須要讓他們覺得自己跟其他成員是有緊密關係的，他不是單打獨鬥的，而且我們刊新聞都會被看到的。．．．我會覺得新頭殼未來跟公民的合作，還可提供他們怎樣才會有新聞點，怎樣露出，怎樣取材，這部分是我們覺得可以更多投入的。」（莊豐嘉，親身訪談，2010年9月18日）

何國華認為要推動協作必須透過學校教育改變未來專業工作者的觀念，進行紮根工作，至於現有專職工作者，亦可經由教育及互動過程來提昇彼此協作的可能性。如果公視的資源可以增加，何國華對於發展公視專業／業餘的協作關係，有著更為積極的構想：

「下一個階段的進程應該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獨立的媒體平台。這獨立的媒體平台甚至有分線，因為裡面有很多（公民記者）有能力做一個專家記者，我認為這對公視是有幫助的，他有傳統媒體的角度去呈現社會的面向，可是他有更細緻的多功能記者的眼睛去看到傳統媒體看不到的角度。」「我的想法是 Peopo 有兩隻腳在走，一個是我們會聘部分的兼職記者進來，另外一個就是公民記者。因為台灣在這十年媒體的轉換太快，所以有一些媒體工作者已經下線了，但是他對媒體還是有期待，他也希望回到線上。」（何國華，親身訪談，2010年11月5日）

五、小結

從台灣推展非營利性協作新聞的三個個案中可以發現，它們的確與既有的媒體生態、變革中的傳播科技，形成緊密的互動關係。協作新聞的推動不僅在工具層面展現了可能性，也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可欲的理

念。儘管受訪的三個新媒體主事者及參與者未必都能揭示「新聞作為一種對話」的概念，甚至有的參與者在理念上猶顯得模糊與粗泛，但無論是發揮綜效的資源整合論，截長去短的功能互補論，周延視角的品質升級論，或是彼此攻錯的多元價值論，都從不同層次闡釋了協作新聞的對話意涵，也與其它國家協作新聞的推動脈絡相互吻合。

將台灣協作新聞推動的情形（如表三）與國外相較，可以清楚看到台灣三個發展協作新聞的網站，在有機式協作關係上，專業／職與業餘之間已進入深層互動，不僅彼此會進行直接討論、共同製作新聞，甚至《新頭殼》還採取國外鮮見的開放編輯室操作，讓公民能夠參與新聞決策的討論；此外，《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遠距協作模式，連結了異地學生與在地志工，亦為協作模式走出新路。不過，台灣在專業／職人員公布公民協力事項，以及公開採訪所得的做法上，尚屬空白，部分協作模式亦在推行一段時間之後暫告段落，無法持續耕耘，似乎顯示協作新聞在台灣的推動仍屬開創階段，架構並不完整，規模亦有其侷限。

表三：台灣新聞網站協作項目表

	機械式協作		有機式協作						
	特定議題或事件徵求公民提供訊息	開放公民記者自力產製新聞	設立專職人員協調公民採訪作業	設立專職人員養成公民記者	專業人員公布公民協力事項	專業人員公開採訪所得資料	專業與公民記者進行直接討論	專業與公民記者共同製作新聞	公民參與新聞編輯決策
新頭殼		✓					✓	✓	✓
莫拉克							✓	✓	
PeoPo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伍、結語

全球專業與業餘協作的新聞模式仍在演進之中，尚無穩定的樣貌，不過從機械式到有機式協作關係的演進歷程，已具體顯示了協作新聞的高度潛能與發展潛力，也正因為它的可塑性高、實驗性強，協作新聞的創造力已愈來愈受到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的重視。專業工作者與業餘參與者確實可以共處一個屋簷下，而且不是相敬如冰，而是互補互利。這種協作關係將不只改變新聞的產製流程與權力架構，而且會進一步影響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品質。

一、協作新聞的價值

傳統媒體現今不僅遭逢經營模式的難以為繼，其所依據的新聞專業主義亦正面臨鉅大挑戰。傳統新聞專業主義雖然強調客觀公正、專業至上的操作原則與價值意理，但不僅理論上有其缺陷，實踐上更是備受質疑。

Barlow (2007, pp. 175-182) 指出，公民新聞確實從傳統新聞媒體的「破產」得到發展的動力，對於面臨危機的美國新聞媒體而言，新聞專業／職工作者必須證明他們的存在價值，否則公民記者及其他人總有一天會取代他們的位置。Jane B. Singer 亦論證網路新聞會對「專業主義」構成基礎性的挑戰，讓社會意識到所謂專業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建構，其觀念奠基於只有特定人方擁有提供資訊的工作特權 (Preston & Metykova, 2009, p. 41)。Kolodzy (2006) 則借用代議式民主的概念，將傳統的新聞運作機制稱為代議式新聞 (representative

journalism），並認為此種體制無法充分實現新聞作為公共服務的崇高允諾。相對的，參與式新聞則讓新聞業得以返回其公共服務的根源所在。

公民新聞的興起雖然成為許多人希望之所繫，亦的確對傳統媒體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與影響，但實踐上已出現品質的爭議與功能的限制，不僅尚無法取代傳統新聞組織的角色，亦無法取得閱聽者的普遍信賴。也因此，專業／職新聞工作者與業餘公民之間的協作，近來已日益受到重視，甚至被視為新聞業未來最重要的道路之一。

從專業新聞的省視出發，McNair（2011, p. 46）即強調，無論是專業者或業餘者，誠實（veracity）、可靠（reliability）與正確（accuracy）都是新聞能有社會影響的先決條件。新聞生產與消費間界線的消弭，以及產製作業的去中心化，都是值得歡迎之事，但是專業新聞工作者仍有其存在價值與文化角色，他們可以增加使用者生產內容的價值，同時進行篩檢、包裝與改善。主張商業體制沒法實現諸多媒體核心需求，必須重新思索公共媒體價值的 McChesney（2011, p. 65）則認為，公民新聞以及社會資訊網絡若與改進品質的專業新聞結成良緣，將會趨於成熟。Bentley（2008, p. 2）亦表示：「公民新聞不能取代專業新聞，就如同茶包不能取代水一般。兩者可以自在獨處，一旦結合卻能產生相當美好的結果。」

對公民新聞賦予相當期待的 Bruns（2011, p. 145），從韓國《OhmyNews》、德國《myHeimat》及澳洲《Youdecide》等網站的研究中，不只語氣堅定的指出：「開創成功與持續的專業與業餘協作模式（pro-am models）是可能的」。他更從全球新聞產業最近的發展脈絡中強調，「向專業與業餘協作模式邁進，或許不只是可能，甚至是必要。」 Nguyen（2011, pp. 205-207）亦持相同觀點，他認為

《OhmyNews》模式對未來新聞業顯示了多重意涵，首先，結合公民與專業產製的內容，而非僅依賴前者，似乎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其次，對公民產製的內容採取某種形式的專業過濾，將能發揮它的最大潛能。因此，他建議專業新聞工作者應參考《OhmyNews》經由透明的相互核對系統所創造的對話式新聞（conversational journalism），放棄過去那種「我出版，你接受」（we publish, you accept）的心態。

致力將公共新聞重新振興於網路時代的 Rosenberry（2010），亦在專業與業餘協作的基礎上，提出他所謂的「線上公共事務報導架構」（online public affairs coverage framework）新策略。他認為，專業記者角色在傳統上被定位為提供大眾監督所需的資訊，相信「只要你出版，他們就會參與」（if-you-publish-it-they-will-engage）。但此一概念已不符需求，因為光只是提供資訊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公民的投入，現時代的專業記者應該像是民主接生婆（democratic midwife），善用網路的互動功能，促進各種型態的公民討論（civic discourse）。媒體顧問 McLellan（2009, March 5）同樣基於《OffTheBus》及《ProPublica》的成功經驗強調，公民記者雖然無法取代專業工作者，但是專業與業餘之間卻能形成有力的合作關係，開創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聞業。

實則，專業新聞組織的態度已經在轉變，Marina Vujnovic（2010）等人訪談歐美共 10 個國家報紙網站的 65 位主管與負責公民參與的記者後發現，他們多認為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有價值的，但究竟價值所在為何？是民主功能，還是經濟收益，仍缺乏明確的願景。許多受訪者對於參與式新聞雖然表達出品牌建構、增加流量與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等方面的經濟考量，但他們也的確願意讓公民參與成為一種更具意義的對話。

專業新聞工作者對公民新聞或協作新聞的價值，或許話說得委婉

些，從公民新聞角度出發的評估可就顯得更為積極與樂觀。對於協作價值立場堅定不疑的 Jeff Jarvis，乾脆直截指出，「我相信，媒體的自然狀態就是雙向（two-way）與協作（collaborative）。．．．新聞必須是那些知道事情與想要知道事情者之間的對話，加上新聞工作者在他們所能之處的協助」（Beckett, 2008, p. viii）。顯然，專業新聞工作者與業餘公民間的協作價值已愈來愈受到肯定，也在全球以不同的形式展開之中。但如何協作？如何對話？則亦顯然存在不同的可能與形式，它需要被更多的創意來實驗，它也需要被更多的實踐來驗證。

二、台灣發展協作新聞的挑戰

與全球許多國家的處境相似，台灣的新聞業其實正處於某種臨界點，不只淺薄化、感官化的新聞生態受到閱聽眾的高度質疑，既有新聞組織的經營模式亦遭遇強烈挑戰。新聞業的重建因而不僅存在理念上的壓力，同時也有著經營上的迫切性。若然，其他國家推動公民新聞及協作新聞的經驗，將不只有其研究價值，更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

對比全球公民新聞乃至協作新聞的發展，台灣的實踐雖不屬先驅，卻有其獨具的特色。由公共電視所推動的公民新聞平台《PeoPo》，迄今仍受到國際公共廣電與公民媒體界的重視，而本研究所關注的協作新聞案例中，諸如《新頭殼》的開放編輯室、幸福報報，以及《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遠距協作，亦都有其創新意義及參考價值。但不容否認的是，台灣協作新聞的創新嘗試雖然活力旺盛，不過似乎突破有餘、成果有限。而就台灣整體新聞產業而言，這些協作新聞的嘗試亦只是個案性質的實驗，而且還停留在摸索前進的階段。

台灣在公民新聞與協作新聞的推動上，非營利媒體扮演了重要角

色，不過公民新聞的推動得到公共電視的支持，協作新聞的實驗則主要由新創的小型網路媒體啟動，未來要走的路似乎將更具挑戰性。儘管如此，本研究顯示，協作新聞的推動者仍多認為，專業與業餘間的協作具有高度發展潛力與價值，將有助於台灣新聞生態的改善與專業主義的重構。未來新聞業應投入更多資源，付出更多心力，以及從傳播教育上紮根，才能讓協作新聞的價值得到更充分的體認與實踐。此外，在新聞業面臨重建的此刻，政府亦宜思考如何透過適當的傳播政策（如增加公共電視的營運經費、成立新聞業重建基金等），挹注資金協助公共與非營利媒體推動協作新聞。

台灣發展協作新聞的挑戰，除了來自非營利媒體本身的限制外，商業媒體對協作新聞概念的扭曲，將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障礙。國外推動有機式新聞協作的媒體中，不乏商業媒體在內，例如前文所提及之《OhmyNews》、《Rue89.com》等商營網站與《News-Press》、《The Examiner》、《Hartford Courant》等商營報社，足見只要有心，商業媒體同樣可以推動有價值的協作新聞。商業媒體推動協作新聞或許在協作所具有的公共價值之外，尚考量其所產生的成本節約效益及市場行銷價值，惟只要消極上不偏離新聞的本質，積極上可提升新聞的品質，均為協作新聞推動者所接受或樂見。

惟台灣商業媒體對公民參與新聞產製多表現出濃厚的「利用」意味，公民新聞不是被用來補充其人力之不足，就是在抽離新聞的公共性後，成為其新聞商品化的另類養分。典型的例子是意外與災難事故發生時，對「現場」紀錄者的機械式「需索」，以及設置爆料專線의八卦式操作。此類利用性質強烈的新聞產製模式其實與有機式協作的真義相去甚遠，惟商業媒體若繼續將此類協作模式予以推進，自有可能混淆協作新聞的意涵，甚至削弱協作新聞的價值。反之，如果台灣的商業媒體能

夠降低或屏除其利用心態，理解協作新聞的真義，不僅有助於整體新聞生態的改善，亦可能連帶產生經營效益。換言之，協作新聞並非非營利或低營利媒體的專利，徵諸國外成功案例，商業媒體實踐協作新聞實有其多重意義與效益。

協作關係的發展是需要經營的，唯有專業者與公民間建立穩固的社群關係，協作模式才可能得到更為豐碩的成果。就此而言，本文僅屬協作新聞初始階段的探索，協作新聞的未來發展路向，特別是社群經營對其發展可能的影響，仍有賴後續的研究。再者，協作新聞已對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與功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本研究雖已觸及此一議題，惜未能深入討論，有待未來的開拓。此外，本研究係以非營利及低營利性媒體的協作新聞實驗為研究對象，商業媒體是否有意推展有機式的協作新聞，以及目前存在於商業媒體的協作模式會對協作新聞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皆為本研究所未深入觸及，值得進一步觀察與分析。

註釋

- 1 英國衛報總編輯 Alan Rusbridger (2009) 在《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上，以上引文字為題，對協作新聞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的未來提出他的看法。
- 2 Gillmor (2004, p. 187) 將這種公民社群間查核事實的能力稱為「自我糾正現象」(self-righting phenomenon)。
- 3 新聞工作者未必皆接受過學校或相關機構的新聞教育及訓練，惟其既以建制性新聞工作為職業，則無論何種訓練背景出身，泰半皆接受新聞組織所發展及建構出的專業意理或作業型態。本研究因此以專業/職新聞工作者的表述方式，指涉於傳統概念的新聞專業組織工作，具備其要求之知能，服膺其行業理則的新聞從業人員。英文中的 professional 亦然，有時兼具專業知能與專職工作兩種意含。
- 4 Schaffer (2005, April 9) 曾將 citizen journalism 稱為 Civic Journalism, Phase II。

- 5 Jack Rosenberry 與 Burton St. John III 針對 public journalism/civic journalism 與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citizen journalism 間的異同，邀集相關推動者與學者進行辯證。他們多認為後來出現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可以與早先推動的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形成互補。Rosenberry & St. John（2010, pp. 183-187）因而強調，專業新聞工作者既然得利於傳播的實務與教育，就有責任與公民記者共同合作，激發有意義的、聚焦社區的新聞，讓公共新聞在數位新時代獲得再生，此即他們所標舉的公共新聞 2.0（Public Journalism 2.0）。
- 6 新媒體專家與顧問 Shayne Bowman 與 Chris Willis 在 2003 年 7 月出版的《We Media》專書中，將參與式新聞視為社群網絡中同步進行、不斷傳佈的對談（Bowman & Willis, 2003, p. 10）。記者出身的紐約城市大學教師 Jeff Jarvis，2003 年於他知名的部落格《Buzzmachine》撰文，指部落客可以將新聞由單向的演講轉變成雙向的對話（Rosen, 2004, December 29）。美聯社社長 Tom Curley 在 2004 年 11 月由美國線上新聞協會（Online News Association）舉辦的研討會上演講時亦強調，「指定驅動」（appointment-driven）的新聞消費正快速地讓位給「隨選」（on-demand）式的新聞消費模式，新聞作為演講的模式亦正讓位給對話式的模式。演講內容見 <http://conference.journalists.org/2004/conference/archives/000079.php>。
- 7 此一說法為紐約大學教授 Jay Rosen 所創用，廣為公民新聞界所引用。（Rosen, 2004, December 29, 2006, June 27）
- 8 澳洲學者 Axel Bruns 認為傳統新聞組織在新聞的輸入（Input）與產出（Output）階段，皆由專業工作者掌控的守門式（Gatekeeping）作業型態，已逐漸轉變成對各類型資訊產出（包含傳統與非傳統新聞出版者）的廣泛觀察，藉以指認可資運用的重要材料。他將後者稱之為望門（Gatewatching），因此新聞組織的守門人（gatekeeper）正轉變成望門者（gatewatcher; Bruns, 2005）。
- 9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Jönsson and Örnebring（2010）曾對瑞典與英國兩個國家主流報紙網站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產製內容（UGC）雖然面向廣闊，不過，主要仍是娛樂（entertainment/popular culture-oriented）與個人取向（personal/social/expressive-oriented），較少資訊取向（information-oriented）的意義，使用者雖被主流媒體網站以公民的名義來接近，但在相當程度上仍被視為消費者，使用者產製內容則只是消費脈絡的一部分而已。
- 10 美國報團 Gannett 自 2007 年 5 月起，開始在它的 11 份報紙推動專業與業餘的合作，並決定推展到旗下的所有 85 份報紙。（Howe, 2007, July 24）
- 11 見 <http://newtalk.tw/ainfo.php?oid=ct6>。
- 12 同上。

- 13 見 http://www.88news.org/?page_id=2。
- 14 由於經費及合適記者難尋等因素，《莫拉克獨立新聞網》7 名記者的編制常處於短缺狀態。
- 15 同上。
- 16 見 <http://newtalk.tw/ainfo.php?oid=ct8>。
- 17 見新頭殼報導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3077。
- 18 見專屬網頁的說明 <http://www.peopo.org/peoponews>。有研究認為，「公民新聞報」雖然採取傳統新聞學的理念製播，重新剪輯與包裝了《PeoPo》上的公民新聞，不過，在不扭曲報導觀點的原則下，仍獲得公民記者的認同。因此「PeoPo 電視節目找到了傳統新聞專業與公民主觀報導的交集」。（葉韋均，2010，頁 145）

參考書目

- 胡元輝編（2010）。〈新聞革命進行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台北：先驅媒體。
- 陳順孝（2009）。〈臺灣網路公民媒體的發展與挑戰〉。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編），《台灣傳媒再解構》，頁 239-276。台北：巨流。
- 葉韋均（2008）。《公民新聞的專業再現—公視「PeoPo」新聞報個案研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管中祥（2008）。〈公共電視的新媒體服務：PeoPo 公民新聞的傳播權實踐〉，《廣播與電視》，29: 1-29。
- Allan, S., & Thorsen, E. (Eds.). (2009).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arlow, A. (2007). *The rise of the blogosphere*. London, UK: Praeger.
- Beckett, C. (2007, October 18). Networked journalism: For the people and with the people. *PressGazet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essgazette.co.uk/story.asp?storycode=39147>
- Beckett, C. (2008). *Super media: Saving journalism so it can save the world*. London, UK: Wiley-Blackwell.
- Beckett, C. (2008, June 10). Super Media: the future as “networked journalism”. *Opendemocra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supermedia-the-networked-journalism-future>
- Bentley, C. H. (2008). Citizen Journalism: Back to the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citizenjournalism.missouri.edu/researchpapers/bentley_cj_carnegie.pdf
-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 and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download/we_media.pdf
- Briggs, M. (2009, February 10). Crowdsourcing journalism: best practices. *Journalism 2.0*.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20.com/blog/2009/02/10/crowdsourcing-journalism-best-practices/>
- Briggs, M. (2010). *Journalism next: A practical guide to digital reporting and publishing*.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Bruns, A. (2005). *Gatewatch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production*.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runs, A. (2011). News produsage in a pro-am mediasphere: Why citizen journalism matters.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Transformations & continuities* (pp.132-147).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hainon, J. Y. (2007, September 25). Part 3: Online-only news: Rue89.com: Pro-am success story shows path to newspapers. *The Editors Weblog*.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itorsweblog.org/analysis/2007/09/part_3_onlineonly_news_rue89co.php
- Cohn, D. (2009, April 08). The rhetoric of journalism-defining and re-defining what we do. DigiDave. Retrieved from <http://blog.digidave.org/2009/04/the-rhetoric-of-journalism-defining-and-re-defining-what-we-do>
- Deuze, M. (2009). The future of citizen journalism. In S. Allan & E. Thorsen (Eds.),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pp. 255-264).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Deuze, M., Bruns, A., & Neuberger, C. (2007). Preparing for an age of participatory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3(1): 322-338.
- Downie, L.,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columbia.edu/system/documents/1/original/Reconstruction_of_Journalism.pdf
- Garber, M. (2009). ProPublica goes pro-a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cjr.org/behind_the_news/propublica_goes_proam.php
-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Retrieved from <http://oreilly.com/catalog/wemedia/book/index.csp>
- Goode, L. (2009). 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Media & Society*. 11(8), 1287-1305.
- Howe, J. (2007, July 24). To save themselves, US newspapers put readers to work. *Wired*, 15(8).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red.com/techbiz/media/magazine/15-08/ff_gannett?currentPage=all
- Howe, J. (2009). *Crowdsourcing: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NY: Three Rivers Press.
- Jarvis, J. (2006, July 5). Networked journalism. *BuzzMachi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buzzmachine.com/2006/07/05/networked-journalism/>

- Jarvis, J. (2007, October 22). The pro-am approach to news gathering. *guardian.co.uk*.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media/2007/oct/22/mondaymediasection.mediaguardian14>
- Jönsson, A. M., & Örnebring, H. (2010).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news: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or interactive illusion? *Journalism Practice*, iFirst Article, 1-18.
- Kolodzy, J. (2006). *Convergence journalism: Writing and reporting across the news media*.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Lasica, J. D. (2003, August 7).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USC Annenberg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ojr.org/ojr/workplace/1060217106.php>
- McChesney, R. W. (2011).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and the internet.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Transformations & continuities* (pp. 53-68).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cLellan, M. (2009, March 5). ProPublica joins the pro-am journalism movement. *Knight Digital Media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ightdigitalmediacenter.org/leadership_blog/comments/propublica_joins_the_pro-am_journalism_movement/
- McNair, B. (2011). Managing the online news revolution: The UK experience.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 Transformations & continuities* (pp. 38-52).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ichel, A. (2009). Get off the bus: The future of pro-am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entrepreneur.com/tradejournals/article/196051781.html>
- Muthukumaraswamy, K. (2010). When the media meet crowds of wisdom: How journalists are tapping into audience expertise and manpower for the processes of newsgathering. *Journalism Practice*, 4(1), 48-65.
- Nguyen, A. (2011). Marrying the professional to the amateur: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OhmyNews model.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Transformations & continuities* (pp. 53-68).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Outing, S. (2005, June 15). The 11 layers of citizen journalism. *Poy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poynter.org/content/content_view.asp?id=83126
- Pew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08).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eofthemediamedia.org/2008/>
- Pew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09).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eofthemediamedia.org/2009/>
- Preston, P., & Metykova, M. (2009). Individual influences on news: Journalist's values and norms. In P. Preston (Ed.), *Making the news: Journalism and news cultures in Europe* (pp. 31-48). London, UK: Routledge.
- Richard, K. (2005). A community in convergence. *The Convergence Newsletter From*

- Newsplex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sc.edu/news/convergence/issue21.html>
- Rosen, J. (2006.09.20). Journalism goes pro-am.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6/sep/20/post394>
- Rosen, J. (2004, December 29). Top ten ideas of '04: News turns from a lecture to a conversation. *PressThink*.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pressthink.org/2004/12/29/tp04_lctr.html
- Rosen, J. (2006, August 15). The era of networked journalism begins. *PressThink*,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ism.nyu.edu/pubzone/weblogs/pressthink/2006/08/15/ear_ntw.html
- Rosen, J. (2006, June 27). 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 *PressThink*,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pressthink.org/2006/06/27/ppl_frmr.html
- Rosenberry, J. (2010). Common knowledge, civic engagement and online news organizations. In J. Rosenberry & B. St. John III (Eds.),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pp.149-16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senberry, J., & St. John III, B. (Eds.). (2010).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usbridger, A. (2009). 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s mutual.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20(3), 19-26.
- Schaffer, J. (2005, April 9). Citizens and convergence, phase II. *The Convergence Newsletter* 2(9), Retrieved September from <http://www/jour.sc.edu/news/convergence/issue20.html>
- Schaffer, J. (2007). *Citizen media: Fad or the future of news?* College Park, MD: J-Lab.
- Schaffer, J. (2009). *New media makers*. J-Lab. Retrieved from http://www.j-lab.org/new_media_makers.pdf
- Vujnovic, M. et al., (2010). Exploring the political-economic factors of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Views of online journalists in 10 countries. *Journalism Practice*, 4(3), 285-296.
- Weir, D. (2008, May 23). Hartford courant's innovative pro-am journalism model. *BNET*. Retrived from <http://industry.bnet.com/media/100097/hartford-courants-innovative-pro-am-journalism-model/>

News as Convers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in Taiwan

Yuan-Hui H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selected cas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journalists is currently moving from a mechanical to an organic form of collaboration.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have produced not only significant results, but also in-depth explicate and exemplify the idea of “news as conversation.” Although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has made strides in Taiwan, the results remain limited compared to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Nonetheless, most participants of the movement believe that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has great potential and value, and that it will benefit Taiwan’s journalistic ecology and reconstruct its professionalism.

Keywords: amateur, citizen journalism,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 Yuan-Hui H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